

第十一回 姻緣到兒與女賽紅絲成配偶

詞云：

紅絲原為婚姻設，拈出男歡女悅。若教擬作題紅葉，誰不思嘔奇血。

賭嬌賽美無優劣，方許柳牽花，莫愁一縷筆還怯，已打鴛鴦結。

——《桃園憶故人》

話說賀知府發帖，去請裴夫人並公子小姐，見許了都來，甚是歡喜，因又請下宋古玉合宅。到了正日，因治了內外盛筵。內裡是裴夫人母女，朱舅母母女，並賀太夫人五人，是五桌。又取了四段白綾，將錦緞製成了四幅錦箋，以備題詩之用。外面是宋古玉與兩個學生，並自己四人，是四桌。打點停當，就著家人與丫鬢去邀。

裴夫人知道賀知府此酒，定有深意，不敢遲誤。先打發兒子裴鬆來了，也就同女兒隨後坐轎而來。到了廳上，賀夫人忙接了進去，與宋師母大家相見。相見過，坐定茶罷，賀知府也就進來相見。裴小姐便不迴避，竟上前拜見年伯。拜畢，賀知府就對裴夫人說道：「今日之設，雖也為一向疏冷表情，然久聞令愛詠雪多才，恨無因由，故不曾領教。今幸內姪女到此，亦似甚香奩中覓句，欲借此以聆閨閣芳香，聊作一時韻事，故敢斗膽。」

裴夫人未及答，裴小姐早朗朗答道：「兒女塗鴉，或亦關雎所不取，怎敢勞年伯大人如此鄭重。」

賀知府聽見裴小姐應答楚楚，滿心歡喜，遂不復言，竟走了出來，復與裴、宋兩個學生說道：「文章一道，因致身之本，似宜專心致志。然詩詞為六藝，亦不可廢。兩賢姪定精於此。」

裴鬆與宋彩同答道：「何敢言精，不過盜竊對偶，少文固陋耳。」賀知府便不再問，因進酒內外坐了。

候內外飲到半酣之際，賀知府因停杯，向宋古玉說道：「男願有室，女願有家，所從來矣。然或執於父母之言，或惑於眼前之見，願而不願者有之。我觀裴宋兩姪，亭亭皎皎，不慚王謝。宋裴兩姪女，端莊窈窕，不愧英皇。意欲現身月老，手係紅絲，和合兩家之美。但恐兒女有情，不能明吐，以致願而不願，便於我之苦心熱腸大相戾矣。故今特拈一題於此，欲借重兩賢姪兩賢姪女，各賦七言律詩一首，一以觀才，一以明志。願與不願，便涇渭分明，和盤托出矣，庶無後日之悔。不知尊舅以為何如？」

宋古玉聽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老姊丈此舉，公可質之天日，私不拂乎兒女。良媒古稱月老，恐月老亦無此細心也。感激何能言盡。」

賀知府見宋古玉大贊其妙，遂取出兩幅白綾制的錦箋，一幅送與裴青史，一幅送與宋玉風。又叫家人各送上筆硯，就起身入內，將前言重說了一遍，與裴夫人宋舅母聽。大家皆歡喜，以為有理。賀知府遂取出那兩幅錦箋，叫侍女向小姐與姪女面前，各送了一幅，又送上筆硯，因說道：「婚姻大事可否，明言不可草草。詩成幸即賜教。」說罷即退出，同宋古玉飲酒。

此時內外兩男二女，各展開錦箋，看見上面題的是《詠紅絲》，知為婚煙而發，遂各各構思，以明有才。真是：

思如泉湧筆龍飛，玉屑紛紛四座霏。

莫認爭名非奪利，詩成得意是於歸。

賀知府與宋古玉才飲不得數杯，兩行銀燭尚未點半寸，早見裴青史與宋玉風兩人題完了詩，一齊起身送錦箋，到賀知府席前矣。賀知府見了大喜，請他二人入座。尚未及展看，只見兩個丫鬢也送出兩幅錦箋詩來。

賀知府接了，大喜，因對宋古玉說道：「詩之妙處且慢論，只此高才捷足，已不相上下。真美匹也，可快飲一觴，以賞之。」忙叫左右斟了兩巨觴，然後先取過裴青史的錦箋來看。只見《詠紅絲》題目三字，是原寫在上面的，後面題的詩卻是：

月下看來只一條，如何係得住多嬌？

倘然不合還非線，若織成時便是綃。

撮合兩頭應色喜，牽扳千里自功遙。

既蒙一日才憐貌，敢不終身瓊報瑤。

賀知府看完，歡喜不勝，遞與宋古玉看道：「老舅你看，字字紅絲，而言外且寓求婚之意，真佳作也。「一手遞與宋古玉，又一手取走宋玉風的來看。只見上寫的是：

一縷憑誰織短長，老人月下認荒唐。

誰知寄跡胡麻飯，不道遺蹤玉杵霜。

既已牽來留下榻，焉知係不到東牀？

雖然未見鮮纖影，悄悄冥冥實主張。

賀知府看完，不禁鼓掌大笑道：「有蘇既不能無黃，而有元偏不能無白，真可謂天地間之美，必有對也。青史一作，已自擅揚，誰知玉風之作，更別自出奇，又且意外之情，令人感觸。」復遞與宋古玉。

宋古玉接了道：「細觀青史之作，紅絲之體，摹寫盡矣。紅絲之情，挑逗出矣，小兒如何復能下筆。如何老姊丈又作此言？」因放下裴青史的，接過宋彩的來看。看了一遍，不覺喜笑盈腮道：「這實實虧他了。真不可解，大都賴姑夫激勵之功了。」

賀知府見宋古玉稱贊相同，滿心歡喜。因叫左右斟了四大觴，各送一觴以為慶賀。宋古玉吃著酒，因想了一想，復對賀知府說道：「兩子之詩，既已如此，卻教兩女之詩，將何為辭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從來秋月不廢春燈，香奩之詠，又當別論，怎能一例而觀？」因取裴小姐的錦箋，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桃夭灼灼是根芽，一縷鮮絲百丈霞，

暮色牽來原有意，憐才掛住又何差。

淡痕悄引疑朱網，薄憐輕伴宛絳紗，

既係這頭金屋裡，那頭應係玉堂家。

賀知府看見風雅絕倫，暗暗歡喜，卻不則聲，且將宋蘿的錦箋一看。只見上寫的是：

機北梭南誰主盟？賴他牽作錦前程。

分明共打同心結，何事魚腸繫足名。

鮮豔豈從蠶口出，纏綿疑是藕心生。

若教才貌兩無負，道是無情還有情。

賀知府看見二女之詩，別自幽情，愈出愈奇，喜得只是拍案。宋古玉忙來取看，賀如府卻不與他，因說道：「尊舅疑她無以為辭，誰知更有絕妙好詞。尊舅要看，須滿飲三觴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若果詞佳，莫說三觴，便十觴何礙。」因先吃了一觴。

賀知府忙將二箋遞與宋古玉道：「你先看了，便包你吃得有興。」宋古玉因接了，細細各看了一遍，因歎說道：「怎麼裴小姐一個小小閨娃，又無師無友，竟吐詞秀美如此，真是天生。小女強作解事，亦殊有可觀，由此看來，古之詠雪，又不足數矣。」說罷，又連飲了二觴。

裴鬆與宋彩，聽了賀知府與宋古玉極贊二女詩美，便急急要看，因同走到賀知府席前來請看。賀知府因笑道：「此二詩關係非輕，二賢姪要看，再無白看之理，該飲三觴才好。恐量不及，只一巨觴吧。」二人不敢辭，忙飲乾了。賀知府方將二女之詩，遞與他二人交換而看。二人看完，只喜得眉目皆有笑色，因齊說道：「細看二詩，香溫玉軟，體貼入微，真是天孫機杼。再回視小姪之作，只覺粗枝大葉，不堪分香奩之座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夏風冬雪，秋月春花，各有其妙，怎麼一概論得。但我為二賢姪覓此好迷，何以謝我？」

二人未及回言，宋古玉因笑說道：「瓊瑤之報，自應在後，今且送酒，以明感激。」二子聽了，忙備斟一巨觴，送到賀知府面前。

賀知府因心下快暢，便不推辭，竟歡歡喜喜吃完，因對宋古玉說道：「婚姻之議，我小弟前已向裴年嫂並尊舅說明了，俱蒙慨允，即該行聘定之禮。而小弟復為此會者，恐父母雖樂從，而兒女之情有所未盡。今觀四詩，已各見乎辭，似無疑矣。這月老只得要讓我做了，這紅絲只得任我係了。」因

擲宋蘿題紅絲的鋪箋付與裴鬆，又將裴小姪題紅絲的錦箋付與宋彩道：「此雖紅絲婚姻係定，然非玉堂金馬，不濫親趣。兩賢姪備宜努力。」裴鬆與宋彩將錦箋受了，因各打一深躬道：「敢不努力，以遵台教。」

賀知府因拿了裴鬆與宋來的兩晰錦箋起身入內，來見裴夫人與宋景母說道：「我婚姻之議，郎才女貌雖已看得分明，今田之舉夕不過慎重其事，再加察耳。准知玉磨愈浩，金燭愈堅，四作毫無低昂，直欲平分天下，誠一雙佳偶，只得要僭為月老而竟係紅絲矣。裴小姐紅絲佳麗，已付宋郎。宋淒姑紅絲住章，已付裴郎。二郎已踴躍不勝矣。今錯以宋玉風紅絲妙作，回答裴小姐；裴育史紅絲雅什，回答宋蘿姑。不知可能入目，不妨明教。」

二女看了詩，也暗暗歡喜。因賀知府是年伯姑夫，不敢不答，固回應道：「美玉在前，蒹葭形秒矣，賈有何言。」賀知府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回聘各各收執，一天好事定矣。當盡情歡飲，以明朱陳之好。」裴大人與宋舅母听了，俱各大喜，又再三鮫謝。賀知府方出外廳來，與宋古玉並裴、宋兩姪，歡然暢飲。正是：

郎情狂病女嬌癡，誰喜誰嗔哪得知？

多謝老人心獨苦，牽來引去賽紅絲。

大家歡飲多時，裴夫人方才領著小姐起身，拜辭而去。裴鬆見母親妹子去了，又見宋先生與宋玉風醉後不復到館，也就起身辭謝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裴夫人與裴鬆說道：「昨日蒙賀年伯如此高情，成就了兩段婚姻，禮該就去拜謝一番。況宋先生如今不獨是先生，又是岳父了，師母又是岳母了，也該拜謝拜謝，然後請他到館。」

裴鬆道：「母親吩咐的是。」遂換了大衣，帶了家人，走到賀知府家來拜謝。

剛走到廳，不期宋古玉領者兒子宋彩，也正在那裡拜賀知府。裴鬆候他拜完，方才走至廳，在上面放了椅子，請賀知府台坐。賀知府雖不肯坐，他卻朝上恭恭敬敬拜了四拜，因說道：「不肖遺孤，蒙老年伯提攜，事事成全。其恩真天高地厚，雖捐頂踵，不足為報。」

拜罷，宋古玉父子就要與他相見。裴鬆不敢徑見，因說道：「婚姻之約，昨蒙岳父大人慨允。如今裴鬆不獨是門生，又是子婿了。玉風不獨是益友，又是尊舅了。須登堂一拜，以明感激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大喜，遂引他到西邊自住的廳上來相見。

裴鬆到廳，方設椅在上，拜了四拜。拜畢，又說道：「岳母亦欲展拜，萬望使人引入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既要見，待我請她出來吧。」

裴鬆道：「子婿禮宜趨仕，怎敢反勞大人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愈加歡喜，因叫宋彩同他入去，裴鬆入內拜見過岳母，就與宋玉風也對拜了四拜，然後出來，就要請岳父同尊舅一同到館。

宋古玉說道：「青史到此，豈可空去。」

正打帳要留，忽賀知府走來說道：「我輩君子之交，豈可拘於俗套。若要留青史，小弟留之更便，青春可惜，速速到館為妙。」

宋古玉笑道：「姊丈之言，是則是矣，但青春之惜，獨惜之今日，得無為小弟解嘲而已乎。」

賀知府亦笑道：「為尊舅解嘲可笑猶之乎可也。若借尊舅為自解嘲，不更可笑乎？」

大家聽了，都笑起來。裴鬆又請，宋古玉方帶了兒子與裴鬆一徑而來。到了裴家廳上，因命裴鬆入內報知，就請母親出來拜謝。裴夫人聞知，就在後廳，叫侍女鋪下紅氈，復叫兒子請宋親家人去拜見。宋古玉帶著兒子入到後廳，先是宋古玉與裴夫人，各敘了結婚感激之意，分左右對拜了四拜。然後叫宋彩請岳母上坐，也拜了四拜。拜畢，因在館中讀書，遂不留茶，竟同到書館中去了。正是：

昔日師生，而今翁婿；

翁婿情親，師生道契。

此時，宋古玉一個落難之人，今忽飽食暖衣，而高坐絳帳以讀書；所愁不能存活的小兒小女，一已為貴家之婿，一已為貴家之妻，其心未有不樂之理。心既樂，而教子教婿，自應竭力，故一師兩弟子，朝夕講究做文。做到數月之後，漸入漸深。不獨裴鬆、宋宋兩人，教得學問過人，文章滿腹。連自家的奇思妙想，竟信筆隨手，取諸左右而逢源矣。宋古玉坐在館中，十分得意。裴鬆與宋彩讀書，讀得有味，做文做得入時，未免也欣欣得意。

倏忽之間，度過了歲，到了第二年。這年正值秋試。到了二月間，正打帳要訪問山東科試的消息，忽李先民同王文度寄了一封書來，報他山東科考，新宗師已到久矣。現考兗州府，有牌四月按臨東昌。功名大事，乞早命駕，不可貪為人而自誤。宋古玉見了，不覺動心，因回家與賀知府商量。

賀知府道：「此無可商量。俗語說得好，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』。山東科考宗師既到，正尊舅飛脯之日也，宜速回去搶魁奪解，以酬宿志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小弟要去易易耳，家眷卻將奈何？」

賀知府道：「尊眷且請暫留於此，候尊舅高發，再送歸未晚也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賤眷暫留可也，小兒卻要帶去。倘僥倖得一領青衿，也可塞一時之責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宋古玉遂入內室，與皮氏說知。皮氏也十分慫恿，以為宜該帶兒子同去。宋古玉主意定了，方才到館，將山東有友寄信，約他回去鄉試，並自算帶兒子同去之事，細細與裴鬆說了一遍。因又說道：「山東科考宗師既到，則河南科考宗師諒亦只在早晚。以賢婿之才，搏一領青衿，自如拾芥。但學怕荒疏，我去之後，賢婿只宜照舊用功為妙。」

裴鬆道：「小婿自蒙岳父大人訓誨，並玉風切磋，自不忍遠離。但此舉乃岳父大人躍淵之日，焉敢強留。但不知別後，何時得趨左右？至於鼓勵，小婿自當努力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倘或僥倖，會期便不可定。若落孫山，則急急徑歸，相逢不遠。」

彼此說知，宋古玉父子遂不住在館中，歸家打點行李，擇日起行。到了臨行，先是裴夫人治酒送行，次日裴鬆奉餞，又是賀知府話別。一連吃了四五日酒，方才夫妻母子辭別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上攀丹桂，下步雲梯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